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徽劇·皮簧卷 第四集·

安徽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

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

（徽剧·皮簧卷）

第四集

刁均宁 董泗洙 编校

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 编印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

例 言

《安徽省传统剧目汇编》徽剧部分，一九五九年出过一集，以后由于种种原因，以致第二集延期，而文化大革命即已开始。然而，仅从已出的一集来看，已往对徽剧的高、昆、吹、西皮、二簧等各类声腔剧本，是采取混编的方法。当今天这项工作，获得重新安排的时候，其编排刊校方法，重新考虑，采取以下几点：

一、编排工作。编排次序分卷，概括为“吹、拨”卷、“皮·簧”卷等。而每卷分集，如“吹、拨”卷一集、二集、三集……，“皮·簧”卷一集、二集、三集……。每集以剧本的故事发生的朝代早晚，为先后排列次序。

二、刊校工作。首先保持原本。其中标明何种声腔、何种锣鼓、何种曲牌、何种介头、何种开打等，均保留其固有名称。而方言、土语，以至糟粕等，一概保留原样。其次，有所改动者，仅限于错字、错句，以及不通之词语等。有所补益者，仅限于脱落之句、段，损坏之章页等。

三、选编工作。选编时，一个戏有两种以上的本子，采取互相参照，加以比较，选其中较好的，收在集内。对其各路子的艺人，所口述的本子，同样采取互相参照，选其较好者，收入集内。

四、其他编校工作。如剧本附有“吹腔”、“二簧平板”等工尺谱的，其工尺谱不便刊入。同时也不予附刊简

谱，或其他任何曲谱。

五、此汇编，先刊“皮、簧”卷，至于“吹、拨”卷，以及其他声腔各卷，将陆续完成。

六、《汇编》所刊剧本，全部有安徽省徽剧团供稿，特此致谢！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

印刷单位：和县印刷厂

目 录: _____

例 言

✓ 龙 风 扇.....	(1)
✓ 崔子弑齐君.....	(53)
✓ 焚 纪 信.....	(62)
✓ 斩 肖 何.....	(80)
✓ 战 洛 阳.....	(197)
✓ 白 云 山.....	(117)
✓ 白 门 楼.....	(128)
✓ 金 马 门.....	(139)
✓ 置 田 庄.....	(146)
✓ 罗成投唐.....	(159)
✓ 斩 青 龙.....	(176)
✓ 双 别 窑.....	(189)
✓ 重 台 别.....	(199)
✓ 清 幽 观.....	(231)
✓ 人杰探母.....	(236)
✓ 满 门 贤.....	(246)
编 后 记.....	(287)

龙 凤 扇

(西皮)

剧 情：

相传某朝，有一大臣谢文和。一天，他的儿子谢恒舒骑马到一书友家去。半途失落龙凤扇一把，被屠者吴世华拾到，故借扇冒名，夜叩朱氏小女瑞莲之房门，意欲调情。不料被瑞莲之嫂道破，冷淡而归。然其心不死，隔数夜，又跑到朱家门前，见门关着，遂用杀猪尖刀将门撬开，寻得瑞莲住房，见一男一女睡在一起，不知是瑞莲之姐与姐夫。而误认是瑞莲与其他男子在一起。恼恨之下、杀了二人，弃刀于地，逃奔回家。第二天，此事为官府知道，在审问当中，发现此房是瑞莲所住，遂认为是瑞莲与人通奸，以致误杀二人。在动刑之时，发现瑞莲身上有一龙风扇，上有谢恒舒三字，于是捉拿谢恒舒，对证时，瑞莲认不出那夜叩门是否是他，但因物证在堂，竟将谢恒舒问成死罪。

又一日，云理燕因赌博输钱，夜里到吴世华家中行抢，恰巧听到吴世华向妻告诉杀人之事。云理燕将此事告知县官高宝。第二日，重

审此案，案情大白，将谢恒舒、朱瑞莲放出，
将吴世华处斩。云理燕与吴世华妻曹氏配为夫
妻，秦兴如父母为乾父母。不久，谢恒舒得中
头名进士，与朱瑞莲成婚，全家团圆。

人 物：

谢文和（简称文）	谢夫人（简称夫）
谢恒舒（简称恒）	高 宝（简称高）
云理燕（简称云）	吴世华（简称吴）
朱瑞莲（简称朱）	曹 氏（简称曹）
朱 氏（简称氏）	秦兴如（简称兴）
秦太原（简称太）	县 吏（简称吏）
朱五云（简称五）	地 保（简称地）
家 院（简称家）	周 氏（简称周）
巫 氏（简称巫）	秦 母（简称秦）
朱 母（简称母）	忤 作（简称忤）
更 夫（简称更）	考试官（简称考）
中 军（简称中）	胡启高（简称胡）
伍士奇（简称伍）	刽子手（简称刽）

第 一 场

文：（上、引）苦读寒窗十四载，灯下文章蒙圣恩，
钦赐双榜，与皇家镇国安帮。

（念）朝为田舍郎，暮盖天子堂，
将相本无种，男女当自强。

（白）老夫，谢文和，江右人氏。当初上京求取功名，

多蒙圣恩宠爱，与我双榜进士，敕放山西巡按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吾想大比之年，要命我儿上京应考，不知我儿意下如何？家院，

家：（白）有。

文：（白）有请公子出堂。

家：（白）有请公子出堂。

恒：（上、白）听得爹爹叫，忙步到跟前。爹爹在上，孩儿拜揖！

文：（白）一旁坐下。

恒：（白）孩儿告坐！爹爹唤孩儿出来，有何吩咐？

文：（白）儿呀，为父叫你出来，非为别事，我想大比之年，要命我儿上京应考，我儿意下如何？

恒：（白）孩儿久有此心，上京应考。孩儿有一书友，名叫程大林，待孩儿前去问他一声，一起上京应考。

文：（白）我儿言之有理。家院。

家：（白）有。

文：（白）备马伺候。

家：（白）是。

恒：（唱）辞别爹爹把马上，邀一书友走一程。

文：（唱）一见我儿出了府，好一比那文昌下凡尘。（齐下场）

第 二 场

吴：（上、念）为人不爱风流事，枉到阳间走一遭。

（白）在下吴世华，是本城人氏。在家开一猪肉酒店营生，这也不在话下。我想前村刘小二之妻，生得

几分美貌，要想与她调情，怎奈不能得就，这便怎处？呀，有了。我想王妈妈做媒营生，惯与人家卖奸，最爱风流，不免前去走走。

〔唱〕（西皮）

吴世华心儿里自思自想，想起了刘大嫂好不安宁。

我看她好比仙女下界，好比那嫦娥女离了月宫，何日里我与她成其婚配，我就死在九泉也甘心。

（下场）

第 三 场

周：（上、念）夫君贸易未回来，奴在家中养婴孩。

（白）奴家周氏女，配夫朱荣华。丈夫往外贸易，未曾回来，我想门前石榴花，开得茂盛，不免叫出姑娘，一起前去观看，姑娘快来。

朱：（白）来了，听得嫂嫂叫，忙步到跟前，嫂嫂万福。

周：（白）罢了，一旁坐下。

朱：（白）有坐，嫂嫂呼唤，有何话讲？

周：（白）为嫂叫你出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门前石榴花开得茂盛，与你前去观看，意下如何？

朱：（白）嫂嫂欲往，奴家当得奉陪。

周：（白）岂敢，姑娘请，姑娘请。

朱：（白）是，嫂嫂请。

周：（唱）周氏女心儿里自思自叹。

朱：（白）嫂嫂叹的为何因？

周：（唱）叹的是你哥哥未曾回来。

朱：（白）你想我哥哥回来，一所为何事？

周：（唱）岂不知你爹爹五十大庆，你哥哥早回来一家舒怀。

朱：（唱）听嫂嫂说此话如同戏耍，说什么要哥哥早回家来，我爹爹五十春也还安泰，我和你去看花散散心怀。

（下场）

吴：（上、唱）吴世华今日里心中愁闷，为什么王妈妈不在家中？

自古道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常言道烦恼人瞌睡沉沉。

（白）且住，想俺吴世华，今日去往前村，谁想王妈妈不在家中，真真有兴而去，无兴而回，来此已是过街楼下，瞌睡一时再去。

周：（上、白）姑娘请。

朱：（上、白）嫂嫂请。

（唱）我和你来至在过街楼下，慢慢的上楼梯须要小心。

周：（唱）慢步儿来到了过街楼上，观看那石榴花相对山林。

恒：（上、白）马来。

（唱）（流水）

谢恒舒在马上抬头观看，又只见石榴花色开鲜明。

催马儿走过了过街楼下，往前村邀一友上京求名。

周：（白）姑娘，方才过去这位书生，你可认得他么？

朱：（白）嫂嫂，此言差矣，想我不出闺门之女，怎么认得来。

周：（白）姑娘有所不知，他是我娘家的邻居，名叫谢恒舒，今年一十六岁，又是个贡门秀才，他父亲谢文和，做过山西巡按使，为嫂回家与你做个媒，意下如何？

朱：（白）嫂嫂，他是富贵之家，岂来娶我贫穷之女。

周：（白）自古道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一家有女百家求。

吴：（白）不错呀，一家有女百家求。哈哨，原来是一场大梦，待我看来。

（唱）（流水）她楼上说的无心话，谁知我楼下听得真，
走出街楼抬头看，（二女下介）又只见仙女下凡尘。

（白）且住，方才听得她说的是谢恒舒做媒。但不知谢恒舒是甚等之人？待我且赶上前，看过明白便了。

（唱）（流水）谢恒舒你在前面走，谁知我世华后面跟，
追赶向前看是哪一个，那时节自有巧计生。（下场）

恒：（上、白）马来。

（唱）催马儿到中途日色甚猛，晒得我浑身汗水交淋，
将身儿下了马忙步避阴，耳边厢风摇动草木皆鸣。
（下场）

吴：（上、唱）吴世华忙追赶冤家不见，急得我心儿里好不安宁。

忙抬头四下里争来观看，又只见白纸扇丢失埃尘。

（白）且住，你看有龙凤扇一把，是哪里来的？待我看来，一边画的是山水，一边写的是诗句。上有谢恒舒三字，是哪里来的？呀，是了，我想谢恒舒，失落也未见得，待我做一个假冒谢恒舒，前去与她调情，有何不可。

（唱）（流水）谢恒舒你真晦气，为何风扇落尘埃？
别人捡去你无事，被我捡来你当灾。

有了风扇生巧计，假冒姓名去调情。
有福是我成婚配，有祸总是你难逃开。（下场）

第 四 场

巫：（上、念）儿夫未回来，常念挂心怀。

（白）老身巫氏，夫君薛又寒，赌博营生。老身无计可施，与人家洗衣度日，你看，天色甚早，不免下河洗衣便了。

（唱）巫氏女心思想双眼落泪，我夫君常在外不念家庭。想奴家受尽了千般万苦，在家中与人家洗衣补衾。慢步儿到河边将衣洗净，忍着气吞着声何日安宁。

吴：（唱）吴世华爱风流多忧多虑，捡着了龙凤扇巧计多灵。一心想要假冒他的名姓，又不知那女子从与不从。慢步儿到溪边抬头观看，又只见老妈妈问她一声。

（白）且住，你看那旁有一位老妈妈，在此洗衣，待我问来，自有道理。老妈妈，小生这厢有礼。

巫：（白）施礼为何？

吴：（白）请问老妈妈，你家府上那个街楼下，是哪个居住？

巫：（白）你问她则甚？

吴：（白）小生是来探亲的。

巫：（白）你是探亲的，好呀，那是朱五云之女，名叫朱瑞莲，年满二八，长在绣房，不出闺门的。

吴：（白）但不知她住房哪里？

巫：（白）她姑嫂二人，住在过街楼下，头一间便是。

吴：（白）多谢老妈妈。

巫：（白）呀，君子，慢慢行走。

吴：（白）妙呀，

（唱）好一个志诚人可喜十分，听她言说的是认认真真。

朱瑞莲要与我成婚匹配，作一对好鸳鸯不差毫分。

（下场）

第 五 场

朱：（上、念）今日把花看，心中不安宁。

（白）奴家朱瑞莲，今日与嫂嫂街楼观花，只见一位书生路过，是我嫂嫂的邻居，名叫谢恒舒，年满二八，已是黄门秀才。他父谢文和，做过山西巡按，我那嫂嫂，说是与奴做媒，不过是一句笑话，又恐旁人听见，好不忧闷人也。

（唱）朱瑞莲自思想心中悔恨，恨只恨我嫂嫂说做媒人，怕的是外来人听之耻笑，岂不是反做了不守闺门？

吴：（上、唱）

吴世华今日里时通运到，捡着了龙凤扇天配成婚。又遇着老妈妈从头讲道，想今晚怕什么大事不成。

（白）且住，想我吴世华，今日中途路上，得了龙凤扇，做一个假冒谢恒舒，前去与她调情。你看，内有灯火，待俺借火为名，闯将进去，再做道理。朱姑娘开门。

朱：（白）是，哪一个？

吴：（白）呀，是我，

朱：（白）呀，待我开门，（介）还没点火，你这男子汉，快些出去。

吴：（白）小生还有话讲。

朱：（白）奴家与你非亲非故，有何话讲？

吴：（白）朱姑娘，此言差矣！小生今日在你家门前经过，是你嫂嫂，说与你做媒，许配小生为室。姑娘你覆嫂嫂，说我富贵之家，不来娶你贫穷之女。你那嫂嫂回你：姻缘本是前生定，一家有女百家求。可是真的么？

朱：（白）呵呀，我想谢恒舒，他乃官家之后，又是个黄门秀才，岂是与你这等无二鬼模样，奴家不信。

吴：（白）是了，我想你伶俐之女，必须要见个实情，才得肯信。来，小生这里龙凤扇一把，谅贫人家不能使用。是我官府人家的，你拿去一看，便知明白。

朱：（白）呀，你看，果然是龙凤扇一把，这便怎处？啊，自有道理。谢公子，你将龙凤扇付与奴家，以为标记，改日再来成婚。

吴：（白）呀，得是你家姑娘，生得你好花。将龙凤扇丢在此处，改日再来成婚，小生平日是个小气的，要来现插现！

（科介）（嫂内喊）

内：（白）姑娘，我的小孩子，洋出尿来了，快快拿灯来。

朱：（白）来了。（将吴推出门、关门）

吴：（白）朱姑娘，开门开门，嘿呀，一心要想风流事，谁知今晚一场空。

（下场）

第 六 场

兴：（上、念）昨晚一梦梦不祥。

氏：（同上、念）只见乌鸦闹喧扬。

兴：（白）娘子请坐。

氏：（白）有坐。

兴：（白）娘子，想我昨晚三更时分，偶得一梦，梦见山崩地裂，日月午行，不知主何吉兆？

氏：（白）官人奴家也得一梦，只见河干水断，花落尘埃，不知吉凶如何？

兴：（白）凡事小心为妙。

氏：（白）是。官人，想我爹爹来日寿诞之期，理该告禀公婆，你我一起前往拜寿。

兴：（白）娘子言之有理，有请爹妈出堂。

太：（上、白）听得我儿请。

秦：（白）上前问端详。

兴：（白）爹妈在上，孩儿拜揖。

氏：（白）公婆万福。

太秦：（同白）罢了，一旁坐下。

兴：（白）孩儿告坐。

太秦：（同白）儿呀，请爹娘出来，有何话讲？

兴：（白）请爹娘出堂，非为别事，想我岳丈大人，来日寿诞之期，孩儿夫妻二人，一起前去拜寿，不知爹娘意下如何？

太：（白）儿呀，想你岳丈大人，寿诞之期，理该前去拜寿，那有不去之理，就是一件。……

兴：（白）哪一件？

太：（白）你看为父年迈，犹如风前之烛，瓦上之霜。

兴：（白）爹爹，请放宽心，孩儿和妻子，前去拜寿，多则

五天，少则三天，就要回来。

太：（白）儿呀，想你夫妻二人，前去拜寿，多则五天，少则三天，我儿定要回来。

兴：（白）就要回来，

太：（白）我儿去罢，

兴：（白）孩儿领命。

（唱）大堂上领了爹妈命。

氏：（唱）早去拜寿早回程。（下场）

太：（白）我儿慢慢行走。

（唱）一见我儿上了阳光道。（哭介）我的儿呀！
好似钢刀刺我心，回言便把妈妈叫，
我有言来你是听：我和你年高都年迈，
风前之烛瓦上霜，今日不知明日事，
要望我儿早回程。

秦：（唱）老老你要放宽心，我的言来你是听，
你我年高皆老迈，说什么风前之烛瓦上霜，
怕只怕儿死娘还在。（哭介）兴如儿呀。

太：（白）这是什么话？

秦：（唱）我和你死后靠何人。

太：（白）妈妈。

秦：（白）老老，我的儿，儿、儿、呀呀……（下）

第七场

朱：（上、念）奴家本是闺门女，思想观花心自愁。

（白）奴，朱瑞莲。思想那日与我嫂嫂观花，只见谢公子路过，我那嫂嫂与奴做媒，不过是一句笑话，谁

想那谢公子听之有意，当晚就来，将龙凤扇付于奴家，意欲妄为，多谢嫂嫂声叫，帮助解围，奴急将谢公子推出门外，不曾误事。想我爹爹寿诞之期，我那姐姐、姐夫回家拜寿，要到奴家房中安睡，怕我姐姐看破龙凤扇，有何脸面，奴家心生一计，将龙凤扇缝在裙幅里面，恐怕谢公子今晚要来，我好回他。

（唱）朱氏女泪汪汪自思自悔，悔不该与嫂嫂街楼观花。倘若我嫂嫂不说媒嫁，谢公子就不会调戏奴家。龙凤扇他与我作何处置？那知道我姐姐今又回家，想今晚谢公子他不来千好万好，他要来我一命定丧黄沙。（下场）

第 八 场

吴：（上、念）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

（白）在下吴世华。自从那日前往村，打从朱五云家门前经过，一时精神不爽，就在他家过街楼下，瞌睡片时。谁想他的媳妇女儿楼上观花，只见谢恒舒经过，嫂嫂说是与姑娘做媒，许配谢恒舒为室，那时被我听见，追赶谢恒舒，追至中途、只见龙凤扇一把，写有谢恒舒的名姓，是我心想一计，假冒谢恒舒的名姓，前去与她调情，正要下手之时，被她嫂识破，因此不能得就，我想今日无事，不免前去走走，有何不可。

（唱）（流水）

想那日往前村精神不爽，在朱家街楼下瞌睡沉